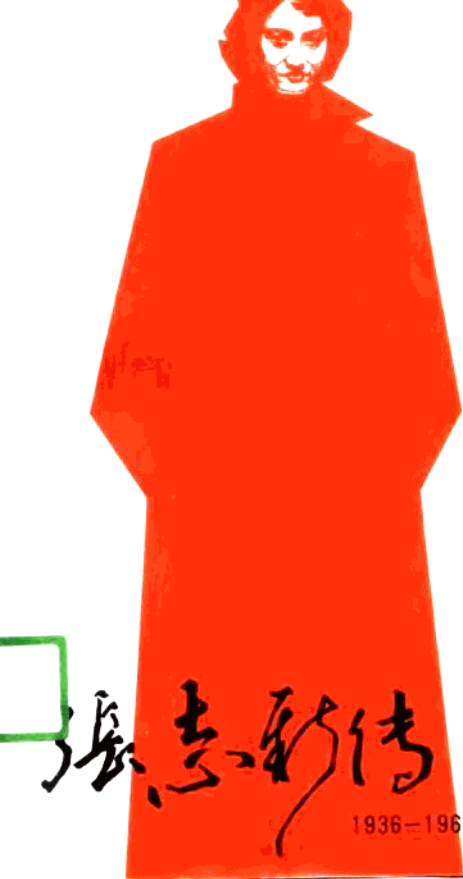




张志清

1936—1965年部分

张志新烈士小传

张志新（1930—1975）天津人。女。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文化大革命”中，她怀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干扰，遭受残酷迫害，于1969年9月被捕入狱。在狱中不屈不挠，坚持斗争。1975年4月4日被杀害。表现了共产党员为真理而献身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坚贞不屈的崇高品质。1979年3月，中共辽宁省委为她彻底平反昭雪，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引自《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年版，第2488页）



張志新

前 言

今年十二月五日，是坚持反对“文化大革命”动乱，同林彪、“四人帮”作殊死斗争的张志新烈士六十周岁的诞辰。十年前，张志新的名字曾经响彻大江南北，亿万颗心为之震撼。张志新成为当时思想解放大潮中的一面旗帜，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那时，许多干部群众在敬佩之余，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力量使这位美丽文静的女子，在党内思想极端混乱，主观主义、个人迷信盛行，林彪、“四人帮”实施高压政策的情况下，义正辞严地讲出了人们若干年后才能够和敢于讲出的话，并为此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冷静地重温张志新的遗著时，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力量来源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张志新力量的一个重要源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被专政到被处死的七个年头里，无论条件怎样艰难，环境怎样恶劣，她都没有一天停止过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她的十余万字遗作，与其说是在各次批斗、审判中的答辨，不如说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现实问题的学习笔记，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用蝇头小字直接写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刘少奇等人著作空白处的。张志新力量的又一个源泉，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为了反对社会大动乱，维

护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大团结，使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坚持到底，不致发生历史性的倒退，张志新毅然舍弃了亲人和家庭，她说：“两个家庭（亲属）加起来二十一个人，这些人都是都抛掉了，又有什么了不起！为了自己的家，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不行！”“生活、革命的意义本来就不是这么个小圈图！”

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了挫折，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时起时伏，党正面临着严重考验，社会主义事业正面临着各种困难，在这样的形势下，学习和发扬张志新同志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思想品格（或者叫“张志新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科学地评价、继承张志新的思想品格，中共辽宁省委共产党员杂志社在张志新六十诞辰之际，决定办三件事情：一件是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召开“张志新思想品格研讨会”，一件是为张志新同志塑一尊像，再一件是出一本《张志新传》。共产党员杂志社把写作《张志新传》的事交给了我，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力不从心的事。我尽了很大的努力，才整理完成了《张志新传》的前半部分（写到“文化大革命”前），后半部分只好留待今后或者留待他人来完成了。

作 者

1990年11月15日

目
录

前 言

1. 金刚桥畔·····	1
2. 丁香世家·····	14
3. 投之海河·····	23
4. 搨疙瘩·····	38
5. 做鲁迅的学生·····	46
6. 渴望明天·····	56
7. 红衣女郎·····	68
8. 给他送葬·····	83
9. 起 步·····	95
10. 她在啃《资本论》·····	109
11. 最初的政治“洗礼”·····	133
12. 六弦琴又响起来了·····	150
13. 这是为什么·····	169
14. 房东大娘的话·····	190
15. 又是反右·····	206
附录:	
张志新年表·····	224
后 记·····	227

1. 金剛橋畔

一九三六年秋的一個傍晚，從天津市官銀號“利成彩”洗染店的院牆里跑出一輛黃包車。白色遮篷下，坐着一個身穿咖啡色西裝的中年男子。車輪剛滾出門洞，中年男子將手杖猛然舉起，几乎是狂怒地喊了一聲：“停！”

車伙吓了一跳。車子停下了。

中年男子慢慢地、痛苦地回過頭，木然地望着熟悉的青磚雕花門臉，望着“利成彩洗染店”六個仿宋燙金大字，眼里刷地閃出一片淚花。他那有棱角的嘴角抽動了兩下，眼淚沒有滴出來。淚花消逝了。看得出，這個中年男子實在按捺不住內心的悲哀。“利成彩”洗染店剛剛辦完交接手續。到此為止，天津市有名的“洋布張家”垮了，祖宗經營了一百多年的家業已全部從他手里毀掉，就是最浪蕩的敗家子兒，此時此刻，也會悵然淚下。

中年男子向着爷爷亲笔题写的烫金牌匾望了最后一眼，猛回头，重重地吐出一个字：“走！”黄包车照直向西驰去。

夕阳照着车伙赤膊的上半身，黑瘦的面部、胸部和青筋暴露的脖颈涂上了一层淡淡的血色。那一条条的肋骨在斜阳的照射下显得更加凸起，仿佛要从胸膛上蹦出来。

街道两旁是高大的芙蓉树，这薄命的花儿铺满了路面，像洒了一层殷红的血。

车伕的赤脚就从这花路上无情地踏了过去。

车伕的年龄和乘客的年龄相仿，但是生活的煎熬，牛马似的奔波、劳累，使他过早地衰老了、迟钝了，只有两条腿像机器上的两根杠杆一样无休止地捣动着。这种廉价的劳动力在那个年代里到处可见。财主们说，从黄包车伕的每一公斤的骨头里可以榨出半公斤骨油。在阔少们的眼里，他们是两条腿的马，永远紧闭着嘴唇，无声地忍受着贫穷和侮辱，无声地跑着永无尽头的路。只有右边车轘上的那个扁圆的胶皮囊能够证明他是一个人，不是畜生。因为一天里他总要在这一紫红色的胶皮囊上挤压几次，向马路上的行人发出“卜——卜——”的低哑的呼叫，请求人们让路。

车伕头上缠着一条雪白的毛巾，上身一丝不挂，下身是土布蓝的粗布单裤，赤着脚，看上去倒也干净利落。那一双眼睛冷冷地盯着前面丈把远的路。车伕下身長，上身短，背有些驼，很像一只鸵鸟。这是十几岁就操车把拉黄包的老车伕的标准体型。

黄包车伕穿过狭窄的闹市时放慢了速度。车两旁是各种招牌、各种人物、各种嘈杂的音响构成的光怪陆离的长廊。摊贩的叫卖声、乞丐的讨乞声、巡警的呵斥声、妓女的卖俏声，乱糟糟地钻进车伕的耳朵里，增加了他内心的烦躁。

车伕拚命地挤着车轘上的胶皮囊，冲开一条路，奔出小镇。道上静静的，没有一个行人，他还在拚命地按那个胶皮囊。旷野里回响着“卜——卜——”的声音。这样“卜”“卜”地怪叫着跑了好长一段路，车伕才醒过腔。声音停止了，车伕的心却嘣嘣地狂跳起来。

这一串喇叭声暴露了他内心的“不轨”，一种可怕的恐惧攫住了他的心。

一不小心，没有躲过路上的石头，车轮猛烈地颠起。他立刻伸直双臂，用铁一般有力的手腕稳住了车轱。车身平稳下来了，车伕的心却更加翻腾起来。

按照惯例，刚才的颠簸，定会激怒身后的乘客。为了不让棍子打到头上，车伕尽力低下头，把本已微驼的背向上隆起，摆好了挨打的姿势。这样又跑了一段路。他的驼背上没有挨着棍子，耳朵里也没有听到文明棍捣车板的“咚咚”声。

车伕心里直纳闷儿，难道我拉了一个死人？他半转了头，装作向南边苇塘里看飞起的鸟群，眼睛尽量往后扫。没有看到乘客的脸，只看到乘客的一条腿和放在右边扶手上的一只清瘦的手。那只手里攥着一卷纸，四个手指拚命地抠进纸卷里，耳边可以听到纸卷在他手里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

车伕明白了，心里想：车上这位老爷和我一样——都是各揣心腹事啊！

车伕的眼力不错，这位不寻常的乘客确实心神不宁，胸膛里像燎着一把火。这个人自幼受着严格的家教，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通身浸透了知识世家的那种精明、果断、坚毅、稳重的秉性。此刻，虽然心乱如焚，但举止不乱，仍正襟端坐，头昂颈直，紫檀色的文明棍插在两腿之间，左手扶着棍的上端，右手放在黄包车的扶手上。从上车开始，一直是这个姿势，连皱着的眉毛也一丝不改。两眉间挤出三条深深的皱折，组成一个倒写的“小”字。

此人姓张，名玉藻，字筱岑，四十多岁，瘦高个，长方脸，眉毛清淡，眼睛大而有神，喜欢凝视，给人以永远在沉思的印象。张筱岑外表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内心却热情、善良、正直。在他的心灵里，“祖国”和“音乐”几乎占据了全部位置，他的生命之火将为这两个神圣的事物燃烧和熄灭。只要稍

加注意，就会看到他左腮下有一小块肌肉略略突起，肤色也比别处的皮肤深。那是一块“死肉”，是职业提琴家固有的标志。他烟酒不动，右手指上没有棕黑色的尼古丁痕迹，颧骨处也没有喝酒人常有的蛛网般的白丝。他唯一的嗜好是打猎。每年冬天都跟随大哥到东北的长白山里度过一个月的猎人生活，一年四季有一大半的时间穿猎装。

现在，张筱岑是去告状，他右手拿的就是告状的呈子。

黄包车滚过石子路面。车伕以惊人的眼力和腕力，使车轮巧妙地躲过较大的石子。车身不颠不摆，船一样悠悠前行。

黄包车来到金钟河畔，驶过吱吱呀呀的木板桥，沿河岸向南而去。道很窄，两旁是浓郁的垂柳。夕阳透过竹席似的柳丝在小路上洒下花花搭搭的影条。

离村镇有七八里路，听不到一点人声犬吠，只有金钟河水哗哗啦啦地响。四野里静得可怕。

前面突然现出一片黑压压的树林。张筱岑不禁惊恐地低声叫道：“啊，榆树林！”他在《益世报》上经常读到榆树林发生抢劫杀人的消息。诸如“某某商人，昨在榆树林被劫走洋元若干，手表一块，匪徒将商人击昏，丢进金钟河”云云。

张筱岑精神紧张起来，两眼注视着前边。

车子进了榆树林，幸好林子里没有歹徒。张筱岑刚松了一口气，突然，车伕将车把一扭，黄包车离开道，拐进树林里。没等张筱岑醒过腔，车伕将车把一压、一摔，像簸箕一样，张筱岑被簸出了车厢。

张筱岑靠了猎人的敏捷，脚一着地，就如钉子一样稳稳地插在那里，和车伕相隔不到两米。

“拿钱来！你们这帮吃穷人肉喝穷人血的强盗！”车伕吼叫着，好像猛虎的咆哮，声音在荒寂的树林中显得分外阴森

可怕。

张筱岑没有想到从车伏那干瘪的胸腔里会发出如此巨大的轰鸣。胆小怕死的人只要这一声吼叫，就立刻会化做一摊泥。但张筱岑是猎人，他不但具有猎人的敏捷，而且具有猎人的勇敢、顽强和一定要压倒对手的无畏精神。他站在两株高大的榆树之间，夕阳照着咖啡色猎式西装，照着他两眉间倒写的那个“小”字。他紧闭着嘴角，左手仍旧扶着手杖，迎着惨淡的落日余晖，用猎人所特有的闪亮的眼睛，打量着对手。

车伏被对手惊人的镇静弄得不知所措。两双眼睛无声地对视了大约五分钟。

“拿钱来！”车伏终于又说了这三个字，声音已大不如前了。

张筱岑把右手慢慢地伸进兜子里。他拿出的不是洋钱，而是一支崭新的左轮手枪。

“把脸转过去！强盗！”张筱岑命令道，枪口对准那肋条清晰的胸膛。他的声音并不高，甚至带有歌唱家特有的腔音美。但那是不可违抗的，因为他的手指已扣紧扳机，在召唤死神。

车伏在枪口下全身猛烈地颤抖了，面部发生了可怕的痉挛。但这只是一刹那。他很快就镇定下来，并且比先前凶猛了十倍，像一头怒狮，眼里喷着火，随时要扑过来。

“站住！你敢迈出一大步，我就开枪！”张筱岑发出了警告。

车伏镇静地向前跨出一大步。

“站住！你再迈出一大步，我就开枪！”张筱岑向后退了一大步，再次发出警告。

车伏又向前跨出一大步，用手指着左胸吼道：

“这儿是心，瞄准这儿，开枪吧！混蛋，你怎么不开枪！”

张筱岑明白了，他面对的是一条被生活逼得走投无路的穷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把手枪插进兜里。车伏见对手收起枪，失望地用拳头擂着干瘪的胸膛连连吼道：“你怎么不开枪！怎么不开枪啊！”声音里充满了绝望和悲哀。他往地上一蹲，捧住光秃的头，突然号啕大哭起来。

张筱岑不知怎么办才好。他走到车伏跟前劝道：“不要哭，不要哭么！我早就看出你是头一次干这个行当。因为，第一，干这种事手里得有家伙，你是空着手。第二，你得先掐住我的手腕，下了我的枪，可你……”

“可我，我不死在你的枪口下，也要死在海河里喂王八！”车伏抬起头，泪水满脸，两只眼睛瞅着昏暗的天喃喃道：“今晚要拿不回十块光洋，我的娟娟就要被人家拉走，当爸爸的能眼睁睁孩子跳进火坑么！只有一条路，投海河……”

张筱岑听了，长长地叹了口气。他把几个兜子的钱全掏出来，总共十三块。他抓起车伏的左手，塞进十块光洋，说：“这个给你还帐！”又抓起车伏的右手，说：“这三块留给你做个小买卖，往后可不要这么干了。”

车伏双手捧着白花花的洋钱，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噼里叭啦掉在光洋上，又从指缝滴出，掉在青草上。

车伏猛抬起头，说：“先生，请留个名吧！”

张筱岑说：“不必了。”他最怕别人对自己说感激的话。停了停，微笑着对车伏说：“你的眼力还不行，你认错人了，我不是做官的，是教书匠。”

车伏见问不出姓名，只好说：“我姓高，排行老三，父母死的早，连个名字也没给留下，人都叫我高三。早年娶个老婆，害月子病死了，扔下一个女儿叫娟娟，往后有什么事，只

管吱声，我住在聚福里十八号。”

张筱岑笑笑说：“我记住了，往后咱们还会见面。天不早了，你还得把我拉到女师院去。”车伙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对你这样好心肠的先生，就是跑断两条腿，拉到天涯海角也心甘情愿！”说罢，张筱岑上了车，车伙操起车把，出了榆树林，拐上大道，撒开双腿，沿着金钟河飞驰而去。

黄包车在金钟河和月牙河交叉的地方向西一拐，不多会儿就上了中山路。这是天津市北郊的主要马路，由这条马路向西北，沿北运河、永定河，经杨村、牛镇、廊坊直通北京。此时虽已黄昏，但路上车鸣马嘶，川流不息。由于中日关系极度紧张，北京和天津市之间军事活动频繁。天津市警备区和国民党二十九军的各种军车来去如梭。马路的中间都让给了军车。民用车辆，手推车、黄包车、四轮马车和各种摊贩都拥到马路两旁挤挤攘攘。人们在私下里传说，近日，日本驻华大使川樾以强硬态度要求晋见蒋介石，声言“中日关系已到重大歧途，不是完全妥协，便是分裂，中国政府必须二者选择其一”。不知蒋介石这一次怎样答复。

马路中间虽然跑的都是军事车辆，可是并不都为了军务，其中有不少车辆里载着各种贵重的家具、皮包。从一辆卡车里还掉出一个金晃晃的火锅，在马路上滚了几个个，被后面的车辆辗成铜片，瘫在马路正中。马路两旁的百姓见到这番情景，一个个紧张得心都要提到嗓子眼了。一九三一年夏季，长江流域发生空前的大水灾，十六省惨遭水害，灾民七千万。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调兵遣将在湖北、河南、安徽、湖南、江西等省开始了剿共大血战，日寇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炸毁南满铁路和柳条沟桥梁，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而蒋介石又亲自通令全军，对日寇侵略“绝对抱不抵抗主义”，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东北三省大好河山就被断送了。接着，日寇打上海，攻热河，挑起两次华北事变。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日寇更加紧了军事步骤，何梅协定、“张北事件”、“新生事件”、“香河事件”、“冀东自治”、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接踵而起，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尖，黎民百姓大有不知“国亡何日”之感。又传说，日本外相有田在贵族院正式发表“调整”中日关系的三大原则。日使川樾和国民党政府外长张群进行第三次谈判，倘若蒋介石答应了日寇的要求，等于把中国全盘托给日本。看到国民党军政要员抢先转移财产，连火锅都搬走了，江山难保，亡国在即，人们的一张张脸冷冷的，像木雕一般，毫无表情。

黄包车上了中山路，刚过铁道口，马路上突然一阵骚乱，前面路口堵塞了，一切车辆都停在马路上过不去。张筱岑从车上站起，向前边张望，见一片黑压压的人头向他流过来。过了一会儿，远处传来了口号声：

“赶走日本侵略者！”

“誓死反对华北自治！”

“宋哲元必须立即释放无辜学生！”

“反对签订卖国条约！”

……

口号声渐渐地大起来，人也慢慢地走近了。原来是天津市学生的抗日示威游行，浩浩荡荡，足有五六千人。口号声一停，又响起了抗日救亡歌声：

旗正飘飘，

马正萧萧，

枪在肩，

刀在腰，

热血似狂潮！
旗正飘飘，
马正萧萧，
好男儿，
好男儿，
好男儿，
报国在今朝！
快奋起莫作老病夫，
快奋起莫作老病夫，
奋起团结，
奋起团结，
报国在今朝！

.....

就在这时，一场血腥的镇压展现在张筱岑眼前。一队武装警察荷枪实弹突然包围了学生。几条高压水龙对准群众扫射过去，水柱像一条喷射毒汁的巨蛇，落到那些青年的头上，青年们高呼：“打呀！打日本贼的走狗呀！”愤怒的吼声像暴风雨里的雷电，像飓风中的海啸。警察们举着枪托和棍棒冲进了徒手青年中，他们也在高呼：“打！打！”青年们顶着高压水柱冲上去同警察搏斗。枪把子打碎了，白旗子和警察白沿帽子滚落在地上。枪响了，那是排子枪，一队青年倒下了。血！张筱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殷红的血泊。几个警察踏着已死的青年的血尸在棒击未死的青年。张筱岑赶紧转过头，跌坐在座位上。他曾经听说去年十二月九日，北京学生到居仁堂找何应钦，抗议成立卖国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所谓防共自治，游行的学生队伍被宋哲元部队包围袭击，大刀、水龙、皮鞭、木棍、枪刺等一齐落到赤手空拳的学生头上，伤者不计其

数。但耳听是虚，眼见为实。现在，这个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目睹了国民党的狰狞嘴脸，被眼前的血泊气昏了过去。当他清醒过来时，一切已恢复常态。警察和学生都不见了，车伕正拖着黄包车从血泊的边上跑过去。车子跑得很慢。车伕没有像在“利成彩洗染店”门前脚踏芙蓉花那样去睬地上的血。他绕着血迹，眼里滚出大滴的泪珠。

世界上大约没有比血更有说服力的教材了。血，能唤起一个民族，也能唤醒一颗沉迷的心。张筱岑从血泊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也看清了蒋介石中央政府的面目。当黄包车从天津路口拐向女子师范学院时，他命车伕停车。他改变了主意，不去女师了，要去金刚桥。

车伕把黄包车磨回头，沿着中山路继续向南。跑不多远，车子冲上一个陡坡，停在金刚桥上。张筱岑下了车，对车伕说：“谢谢了，咱们后会有期。”车伕感到有许多感激的话要说，但又觉得在这位先生面前说也没用，只好再报一次自己的门牌。可是，“聚福里”三个字还没说出口就突然刹住了，因为车伕看到张筱岑脸色难看得吓人。张筱岑双手扶着巨大的桥架，俯视着滚滚流去的海河，右手握着的纸卷在轻轻地颤抖。一个可怕的念头在车伕的脑子里闪过：他要投海河！

车伕惊叫了一声：“先生，你……”张筱岑转过身去说：“噢，你还没有走？”他似乎看出了车伕的心思，又说：“你走吧，娟娟在等着你，我在这儿，散散心。”说罢，走近黄包车，痛苦地抚摸着左边扶手板上五颜六色的捐牌。那时候，天津市的各种车辆、各种摊贩都要上十道捐。一八六〇年英法战争以后，天津市被九国瓜分了，只剩下西北角比棋盘大不了多少的地方，天津市人管这块地方叫“中国地”，也叫“四面城”。黄包车要想在天津市跑生意，必须给英、美、法、日、

德、俄、比、意、奥九个国家交税，加上中国政府的捐税共十道捐，像十条吸血管一样插在黄包车夫的动脉里。黄包车夫怎能不骨瘦如柴！各国的便衣儿、巡捕、稽查，蚂蚁一样遍地都是，谁漏了捐就要给抓进工部局，不死也得扒层皮。

张筱岑望着扶手板的捐牌：那个长方形烤漆绿牌是英国捐，那个鸭蛋圆形黄铜牌是法国捐，那个六角形米黄色烤漆牌是日本捐……张筱岑长叹一声，想到，天津市成了帝国主义的大拼盘，连黄包车这块长不足一尺、宽不足三寸的扶手板也被列强们瓜分了，可是蒋介石还嫌出卖得不够，还要把整个中国送给日本。想到祖国的不幸，人民的灾难，他泪如雨下。

黄包车夫不敢再问，含着泪，拖着车子走下金刚桥，一边走一边琢磨：都说人死留念想，难怪他把洋钱一文不剩全给了我……

金刚桥在黄昏里默默地挺立在海河上。这是一八六〇年英国侵占天津以后修建的。为了从水陆两线加紧掠夺中国资源，侵略者在修桥时费了很大的脑筋，把铁桥造成一架活的机器，桥上装有直径近十米的巨型齿轮，桥身用重型角钢铆接而成，高约两丈，长五十多米，平时桥架搭接在一起，当桥下海河里有巨轮通过时，就开动巨型齿轮，桥从中间分开，向两岸高高仰起，任你多大的轮船也通行无阻。

张筱岑透过铁桥角钢的空隙向下游望去，离金刚桥不远的地方也有一座大铁桥，名叫狮子林桥，它的规模、式样和金刚桥类似，堪称姊妹桥。狮子林桥的东桥头有一座灰色洋楼，那是帝国主义麻醉中国人民的教堂，俗称“望海楼”，在暮霭中像一只灰色的恶狼俯视着优美娴静的海河。外国教会在此租借地盖了许多类似“望海楼”的教堂和学校、医院，为他们进行文化侵略服务。很多传教士直接参与策划侵华战争，有的直接为